



黃文範譯

作者：賽珍珠 (*Pearl S. Buck*)

出版：紐約市克隆威爾公司 (*New York: Thomas Y. Crowell*)

頁數：一九二頁

售價：八·九五美元

評介：狄更斯登 (*Lore Dickstein*)

變了的女人

*The Woman Who Was
Changed and Other Stories*

六年前，賽珍珠以八秩高齡去世，她生平寫了有八十五本的書——長篇小說，短篇小說集，兒童文學，和論文。她是美國作家中作品給翻譯得最多的一位，更以「大地」一書而遐邇知名；那本長篇小說寫在五十年前，說的是中國農家生活，或許也是她最好的作品。賽珍珠是唯一獲得諾貝爾獎的美國女作家，那次是一九三八年。在她逝世時，據說有二十五本書沒有出版，包括了本書書名這個中篇小說和五個短篇小說，是繼續發行她作品的一部份。

雖則「變了的女人」中，沒有一篇在中國，賽珍珠的名字却堅決不移地和那個國家連在一起。今天看她的書，正是美國與中共最近締交的情況中——她把這兩國都稱為家——又使得一大部份歷史復甦。賽珍珠便是這種歷史的一部份，因為從清廷到現代民國的那一段過渡時期中，她就在那裏；也因為她的寫作，把中國帶進了數百萬的家庭。

賽珍珠是長老會教士的千金，一生中的前四十年幾乎全部都住在中國，並不是在隔離的教會場所，而是在鎮江和南京的老百姓中。她受過東方與西方雙方文化的教育（中文是她的第一語文），對雙方的了解

有無比的地位，然而却覺得無一方有根。她看重的，也要保存的是自己生長所在的中國，使得她並不受美國政府和中共雙方面的歡迎。一九三一年她得到普立茲獎時，美國也有人抗議，說她雖然是美國公民，却並不是一位美國作家，她所關切的和她的生活專門屬於中國人。一九三四年她永遠離開了中國，但是她在美國這個自由國家，並沒有發現理想主義的雙親所曾許諾的事物。反而她所遇到的是種族的偏見和不公平；她以餘生的大部份時間（還有金錢）爲了這些而奮鬥，有些說損害了她的寫作。

美國的文壇對賽珍珠從來都不曾認真理會過，說實在的，她做人比作家更使人喜歡。她和做出版家的先生里察瓦希，却覺得她受到人的輕視，因為她寫得又多又成功。她的反應，便是在一九四幾年代和一九五幾年代，寫了五部關於美國生活的長篇小說，筆名是「約翰薩吉斯」，以實際行動來表示，證明她也可以寫中國以外的事物，不過或許也保護了她作品的銷售。這並不需要，賽珍珠一向是位極受歡迎的暢銷作家，崇拜她的人到今天還極其龐大。

在美國，她的大部份作品都在各「婦女」雜誌上

連載，這是賽珍珠所保衛的一處出口，因為她要藉此接近美國數以百萬計不看書的婦女。也許她的理論是平民化，但事實上她的寫作極其適合大眾讀物；她的作品幾乎獲得學世的共鳴，因為她的主題事實——人生、死、結婚這些戲劇性的情況——而寫作方式接近這種道德的寓言。她筆下的人物很容易看得出來——善、惡、好、歹，招人歡喜，惹人厭煩。她的寫作，在全盛時期，帶着善道故事的行雲流水，了無現代主義的痕跡，而旁的時期，就像目前出的這一本，她的作品變得教誨諄諄，傷感濫情。

本書中賽珍珠的代表作是「約翰約翰中國佬」，主角是林約翰，一個美籍華僑，由於種族關係，不讓他當高中畢業班的代表致答詞。約翰不唸大學了，而和爸爸一起在家裏的洗衣店工作，為鎮上的知名人士洗襯衫熨襯衫。等到徵兵抽籤，他成了鎮上頭一名去作戰的役男時，立刻就變成了一個愉愉快快，揮舞美國國旗的愛國主義人士了。這一篇寫在一九四二年，正是美國大國主義的頂點時；這篇小說看起來過了時，並不僅只是因為我們對民族主義，對戰爭的意識已經改變；而且由於在今天，約翰會進麻省理工學院、

進哈佛，會成為鎮上的鎮長，穿着免燙的襯衫。

本書中其他幾篇小說大部份都同一樣的了不足取，使人奇怪為甚麼沒有發表，而一直到了作者身後；任何一篇都可以出現在一九四幾或者五幾年代的「紅皮書」或者「婦女家雜誌」裏；雖然只寫了兩個發表日期，顯然它們都是在同一個時期所寫，圍着當時爭論的問題團團轉——為了長期領導而結婚啦，非法流產啦，核子研究啦，種族偏見啦——可是獨立而直言無諱的賽珍珠，自自由由的寫，自自由由的講。

解釋也許在以前沒有發表過的本書書名「變了的女人」那個中篇小說裏，這一篇有着自傳體裁般的強烈共鳴。賽珍珠對自己的一生相當諱莫如深，甚至崇拜她為她作傳的哈瑞斯(T. F. Harris)都悲嘆這一點。可是「變了的女人」這一篇，却明明顯顯很接近作者的夫子自道。寫的是一位女作家羅娜姐，她離開了丈夫，因為他沒法兒應付她的成功日增，聲譽日盛。羅娜姐變了，她要用時間來寫作，而他要她當傳統的太太。這篇小說是對一位堅決的女士喚之欲出，使人深信的描寫，她選擇了寂寞、和創作活動而超出了情致纏綿。到末了，羅娜姐還是被人打動了再度結



賽珍珠像

血統的情人)，但是她堅守了一十八年。一九三五年，就在她文學上的成功如日中天時，她離了婚下嫁給自己的編輯兼出版家李察瓦爾希——助成她的事業，也追求了她好多年的人。顯然這一次婚姻也有問題。賽珍珠在她的自傳中說道：諾貝爾獎金：「對外子是相當大的考驗……對他奪去了相當多的光彩……屈居第二的地位。」

婚，這一次所嫁的男人保證過一種平等互尊的關係。羅娜姐決心梅開二度，具有一種滿足的傷感，這位新丈夫在最後一行說道：「沒有羈絆的締連理枝。」這種對夫婦間幸福沒出息的讓步，在他方面却弄壞了一篇有力的小說；使人只能細細琢磨，為甚麼作者感覺不得不在這特別的結尾上添上這麼一句。

也像羅娜姐般，賽珍珠結過兩次婚，第一次在中國，是一位美國農村傳教士約翰布克，他對她的作品沒有甚麼興趣。這段婚姻很不滿意（她有一位半中國

讀者對這位有名、成功女性所經歷過的私人衝突，非常有興趣，如果不能在她自傳中找到，或許就會慢慢在她沒有刊載而即將出版的作品中透露，賽珍珠在自己的寫作中，並不對發掘本身的經驗吞吞吐吐，但是她說過絕不出版傷害任何人的作品。而現在大多數與她有關的人却已作古，我們或許可以對這位出類拔萃的女性，有一種更為密切的觀察了。

（「紐約時報書評」七九——〇三——一一——二〇）